

法國總統大選後的歐洲政局

【編按】本文係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於 2007 年 5 月 22 日舉辦之『法國總統大選後的歐洲政局』座談會紀要，與談人為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徐正戎教授、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學系系主任張子揚副教授、中正大學經濟學系葉國俊助理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藍玉春副教授；由南華歐研所柯淑敏同學根據書面引言內容整理而成。

前言

法國總統大選在今（2007）年 4 月 22 日及 5 月 6 日兩輪後終告塵埃落定。人民運動聯盟（Union pour le mouvement populaire；戴高樂派）的候選人沙柯吉（Nicolas Sarkozy）以超過六個百分點的票數（53% vs. 47%）擊敗社會黨籍候選人賀雅爾（Segolene Royal）獲得勝選，也延續了右派繼續執政的局面。並於 16 日入主愛麗賽宮，正式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新總統。綜觀此次選舉，可從選舉過程暨結果以及選後法國政局發展，獲得以下五方面的啓示。

壹、法國總統選舉過程與結果分析

除了 2000 年法國總統大選，是由右派與極右派政黨候選人（Chirac vs. Le Pen）進入第二輪廝殺外，法國自 1958 年第五共和肇建以來，皆是由左右兩派政黨候選人參與總統決選。左右兩派在意識型態及對社會責任及價值的對立看法，長久以來早已深入人心，此所以在英國有發展的空間，在法國即使可能引起迴響，但充其量也祇能是「第三勢力」，就如同這次第一輪總統大選中間派候選人 Beyou 的得票率一樣，祇能獲得第三。短期而言，法國社會一分為二，左右繼續對立的態勢應該不會改變。

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率為 85%，人民運動聯盟（UMP）主席沙柯吉獲得 53% 的支持度當選總統，亦即只有不到半數（45.05%）的全國選民投票支持他，使得他未來在執行中間偏右的改革路線時，能否排除來自左派與右派的阻力，進而解決法國所面臨的內政外交難題，受到舉世的關注。此次是法國歷來最難以預料的總統選舉，第一輪及第二輪投票率近八成五，為 1958 年第五共和歷史以來的最高紀錄，幾乎是全民總動員，顯示向來習慣嘲諷政局的法國選民終於民主覺醒，實際關注和參與這場競爭激烈、攸關切身未來的總統大選。雖然選前有候選人有較激烈的言論，但選後一切平和，社會既未動盪，亦未分裂，充分展示出一

個成熟民主國家的風範。

至於結果也不出人意外，自選戰開始以來，在歷次民調中，沙柯吉均領先賀雅爾五個百分點以上，如此的選舉結果再次顯示了法國並未出現有如英國柴契爾或德國梅克爾由女性主政的局面。然而在這場「新拿破崙」與美麗女候選人之戰中，首次出現的女性總統候選人並未如預期帶動性別效應，選民投票行為的決定性因素仍是政見辯論及政黨屬性，法國女性選民（尤其是年輕的）較少投票給極左或極右派，通常投票給自由派、綠黨或社會黨。而性別議題也未造成風潮，其原因有待研究。

就選舉結果而言，左派選民沒有支持向全球化「說不的左派」，反而「向左派說不」。52 歲的沙柯吉將是第五共和的第 6 位總統，也是最年輕的一位，象徵著法國將由戰後新世代領導全民面對新世紀挑戰。

沙柯吉就職後隨即任命費雍（Francois Fillon）擔任總理籌組內閣，並公布 15 位閣員名單。其中以顧緒奈（Bernard Kouchner）擔任外交部長最受注目，他是左派的社會黨出身，競選時支持賀雅爾，是「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創始人，也是最受法國人信任的政治人物，曾任社會黨賀加政府的國務秘書、與貝賀哥瓦和亞斯平政府的衛生部長，也曾任聯合國駐科索沃高級代表，在左派中是少數主張介入伊拉克戰爭者，他的人道主義觀點，使他在法國社會享有高知名度。沙柯吉企圖展現用人唯才的作風，首開第五共和以來邀請反對黨人士入閣之先例，這顯示了沙柯吉總統和左派的和解誠意，這種在總統「保留領域」事務上的「實質共治」，其成效如何，可否運作順遂，為新總統上台後是否能夠做到和解共生競選諾言的觀察指標。

新內閣中，沙柯吉也兼顧男女平衡，大量延攬女性閣員，內閣共有 7 位女部長與 8 位男部長，更顯示沙柯吉欲展示其實踐競選承諾的決心。他雖然在競選時表示要與過去「決裂」，但在組閣時仍延攬席哈克的兩名愛將——前總理朱貝（Alain Juppe）與前國防部長阿里歐瑪麗（Michele Alliot-Marie）——並委以重任。¹而國

¹ 內閣重要成員：總理 Francois Fillon、環境與能源部長 Alain Juppe、外交部

防部長則由友黨的中間偏右民主聯盟的莫林(Herve Morin)擔任，以擴大支持。在今年 6 月舉行的國會選舉中，一般預料沙柯吉的人民運動聯盟應該可以掌握多數席位，有利於其政見的施行。沙柯吉為實現競選承諾而進行兩項組織改造行動，一是創設新的部會——移民及國家認同部，以實現在競選時對解決移民問題的承諾，另一是將海外及地方行政單位的警力全歸屬於內政部，以便有效打擊犯罪。

這場大選另一個特色是極端主義的退潮，不僅極右派在第一輪只拿下 11% 的選票，證明 2002 年民族陣線候選人勒班擠進第二輪，只是歷史上的偶然，乃中間選民政治冷漠的結果。另一光譜追求純粹共產國度的五個極左派候選人總得票數也創 25 年來新低，不到百分之十，顯示過度的意識形態終究只是選舉過程中背景般的激情演出。沙柯吉矢言改革，帶領法國尋回往日榮光及活力，在展開執政前，得先明瞭他自席哈克手裡接收的是怎樣的法國。

選後法國政局是，法國一個新政治世代的崛起。這次在檯面上得票率最高的三位候選人——左右兩派政黨及中間派政黨候選人，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生，且年齡 52 至 54 歲的中生代政治人物。他們沒有經過戰爭的洗禮，也與席哈克、密特朗與季斯卡等老一輩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成長環境、求學過程與國際觀。此可由此次選舉過程中，候選人的競選口號不僅都與過去切割，甚至對以往的政治運作和老一輩政治人物行事風格多所批評的現象中略窺一二。法國選出了新總統，也將邁入一個新的政治世代，此一新象不僅源自於政治人物的年齡，更取決於爾等不同的成長過程、求學環境與社會價值的變遷。

貳、法國所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對於沙柯吉勝選及其對法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影響，可分為以

長 Bernard Kouchner、財經部長 Jean-Louis Borloo、內政部長 Michele Alliot-Marie、法務部長 Rachida Dati、國防部長 Herve Morin。

下兩個部份來談：

一、法國國內的經濟改革

法國其實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度，驕傲又寬容，自信又焦躁，傳統左右派之分只是個方便的表面分法，法國的右派比美英的左派還左。或者也可以說，法國是外交右、內政左，本質上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度，英國第三條路或德國新中間都比法國保守派還右。亦即法國右派政黨的社會福利政策比美國民主黨、英國工黨都還要慷慨，從出生到死亡皆由政府全部包辦。慷慨的生育津貼及公營托兒機構、從小學到博士班全部免費、受雇者有綿密的勞工保護措施、失業者有補助、無業者（無工作意願及能力者）有最低生活保障、老人有國民年金，有被世界衛生組織（WHO）譽為最健全（採醫藥分離制）的健保制度。全民只要付出一種代價——高賦稅，這份共識無疑是此次法國大選的核心議題。但在經貿自由化的全球化浪潮下，這套相對慷慨、完善的福利體系，卻被穿透支解而搖搖欲墜，產業外移、資金外流，²造成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而坐擁上列福利措施的外來移民便成為眾矢之的，然後惡化成郊區阿非裔年輕人暴動的負面循環。

右派席哈克總統在位 12 年，扣掉與社會黨左右共治的五年，曾折損了兩位極為優秀、卻改革未竟的總理朱貝及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相關社會及就業改革方案都遭遇龐大的壓力及抗議而黯然撤退，才由內政部長沙柯吉出線擔任總統候選人。沙柯吉棘手的是，若以為當選總統便可以美式自由經濟主義政策而振興社會經濟沉疴，則過於簡化及忽略法國社會「左」的本質。英、美信奉的是「強者邏輯」的資本主義，主張個人盈虧自負、認同競爭、鼓勵創業精神，有才幹者出頭天；歐陸則有根深蒂固的「弱者邏輯」的社會主義，要求透過公權力重新資源分配，照顧弱勢族群。

法國選民已做出人生的重大集體轉向：此後，法國也將與英、

² 根據 OECD 報告，1995 年至 2005 年，法國是第二大對外投資國，淨流出總額約 3200 億美元。

美政府做出本質相同、程度不同的經社政策，沙柯吉將在選民正式授權的正當性下拆解社會福利體制，對富人減稅、提供資本家更便利的投資環境、刪減慷慨的社福津貼、降低對勞工權益保障。沙柯吉上任後修改保障勞工利益的勞動法、減稅及限制工會權力、縮編公務員（兩位退休只補一位），並在不制定第六共和憲法的前提下重整政府部會編制，以提高國家競爭力。另一個超級任務：使疏離、忿慢的新世代穆斯林融入社會，同時又改善治安，採強硬手段。沙柯吉明白表示，將提高移民條件，並加強對輕罪現行犯的懲戒。就業機會減少，連帶使得法國人口十分之一的移民面臨生存的挑戰，有工作者成為法國人的競爭者，無工作者則滋生出社會治安問題。沙柯吉在競選中承諾採取強力手段打擊犯罪，同時選擇性地接受有一技之長的合法移民。他的移民政策在法國國內引起激烈爭論，尤其受到移民的反對，他當選後移民聚集的社區出現示威抗議即是明證。

目前法國有 8.7% 的失業率、2% 的經濟成長率、以及稅負雖然超過 GDP 的 60%，但預算赤字仍超過歐盟規定的 3% GDP 的上限，³ 已使得法國經濟面臨嚴重的挑戰。沙柯吉的供給面經濟政策主張降低遺產稅、富人稅、營業稅，以及房屋貸款利息列入所得稅扣減額，以鼓勵消費，進而創造就業機會。

沙柯吉經濟改革的最大挑戰來自於工會。2006 年席哈克政府的青年擴大就業方案，遭到工會的抵制，現在沙柯吉欲透過鬆綁每週最高工時 35 小時以及加班免稅的措施，以提振生產、增加收入，也面臨工會的揚言抵制。此外，法國的反解僱法，使得解僱工人耗時耗錢，以及高成本的健保和退休福利，嚴重影響雇主雇用本國勞工的意願，因此不利於降低失業率。儘管沙柯吉主張領取失業救濟的資格轉趨於嚴格，以刺激就業意願，但雇主缺乏雇用本國勞工的動機以及就業機會外移的問題仍有待解決。

沙柯吉對於活絡法國勞動市場的想法（對企業減稅並鼓勵增加工作機會，取消加班所得稅賦，限制工會權力，政府瘦身），有點像 1980 年代雷根（Ronald Reagan）的供給面經濟學。不同的是，

³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fr.html#Econ>

後者在美國成果雖不顯著，但目前輿論卻深信它在法國這個社會福利傳統國家，可說十分稀罕且應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創建國，法國經濟政策似乎將不再標新立異，且與英國、美國等漸漸趨向一致。

然而，沙柯吉的改革較值得擔憂之處，在於他訂定了一個立竿見影的短期目標：四年內失業率由目前的 8.7% 降至 5% 以下。儘管各方預期，沙柯吉的勞動市場改革將使法國每年增加十八萬個工作機會，但歷史經驗顯示，經濟結構調整經常是前人種樹、後人收割（這一點政治人物可能較難接受），從來不是一蹴可幾之事。基此，有些較悲觀的預期：

第一，上述情況暗示，沙柯吉在五年總統任期的限制下，與工會之間的衝撞在所難免。雖說沙柯吉在這次大選中取得了顯著多數的民意支持，但在與工會的溝通過程中若失去耐性（從法國人與媒體對沙柯吉的評論來看，這是很有可能的），以致橫生枝節、甚或造成社會不安，即便沙柯吉沒有犯錯，也可能因此造成大眾對他的懷疑與支持度下降。

第二，若正面改革遭遇挫折時，沙柯吉有沒有可能捨棄原先行不由徑的態度，轉而採取一些短線技術性操作，來美化失業率數字，這是法國經濟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例如依據短期菲利浦曲線所揭櫫失業與物價膨脹的反向關係，擴大財政赤字並在赤字與債務分別佔 GDP 3%與 60%上限規定遊走（現在是 64%左右），製造溫和物價膨脹以減少失業率。

最後，沙柯吉的政見雖使習於社會福利制度保護的法國人大開眼界，但沙柯吉的骨子裡仍是個「標準法國人」。這從沙柯吉自創“speculative capitalism”一詞把大家搞得一頭霧水，並強調要保護法國空中巴士與其他法國公司不被外資染指，以免損及國內工作機會等可見端倪。換言之，沙柯吉仍可能在上述措施效果不彰時，乾脆採取政府干預，直接補助企業增加職缺，以及政府自行「製造」工作機會等無效率的手段。如果走到這步，經濟改革的成敗就很明顯了。

但「改革」之路仍充滿變數，有學者認為，法蘭西是個被寵

壞的民族，已經相對完善的社會福利下，法國勞工仍然堅持「尊嚴」，強力要求政府保障工作權益，而非聽憑弱肉強食的自由化競爭法則宰制。但堅持的結果卻是產業外移及雇用非法移民下的失業，若妥協則意味著工作條件向下調整、增加工時，任由強勢資方聘僱及解雇。

法蘭西是全球化受益者也是受害者，隨著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打開自由貿易大門，法國許多高檔精品、葡萄酒、汽車、空中巴士等大型企業行銷全世界。然而，強勢歐元及石油、原物料的上漲，均持續性地衝擊法國景氣，使得自 2001 年來的出口貿易深受影響，對苦撐的中小企業而言，賦稅繁複沈重致成本利潤下降，增雇員工和加強投資的意願低落。這次大選無疑是法國人痛苦的抉擇，左派堅持公平正義的理想，卻無法提出務實的因應對策，仍然企圖以國家掌控市場運作、捍衛社會保護體系、政府介入創造工作機會、分享、互助、平等退位，鈔票、股票、市場當道。所以，這次法蘭西大選可以看作是一場針對全球化的辯論，沙柯吉的出線及賀雅爾的落敗令人感慨萬千，結果「理應如此」，否則法國逆勢操作下將無法走出目前困境。沙柯吉當選，尚未上任便已接見各大工會領袖，並將在九月份召開四場會議全國性經濟改革會議。

二、法國的歐盟經濟政策

沙柯吉的歐盟經濟政策，主要出自於對歐洲中央銀行（ECB）貨幣政策的懷疑，這顯示出他的國內經濟政策與歐盟經濟政策之間，仍具一致性。沙柯吉與賀雅爾選舉時雖互為敵對，但都認為 ECB 只重物價控制，不重經濟成長的貨幣與匯率政策，造成法國失業與競爭力衰退。而自東歐改革開放以來，西歐對該地投資不斷增加，現在又加上中國崛起，產業整廠輸出屢見不鮮，被認為是造成失業率攀高的主因之一。由此可以得知，以法、德兩國主導下的歐盟，在沙柯吉上台之後，ECB 的獨立決策地位不致受到影響，但日子也不會太好過，因為沙柯吉與賀雅爾選前早已對於歐盟經濟政策不受民選政治人物控制而感到不滿。穩定與成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中有關財政約束的規定，也可能再

度引發爭議。與歐盟東擴相關的經濟議題，雖不致於遭受重大阻力，但也會受到較嚴格的檢視。

有趣的是，1999 年歐元上路，各界咸認強勢歐元是能否取代美元成為國際通貨的關鍵，並對於之後歐元走低感到憂心。現在歐元已來到當初政治人物們所期盼的歷史高點，沙柯吉與義大利、西班牙等國領袖卻又認為歐元過於強勢，甚至將之與空中巴士是否會倒閉做了聯結。然而事實是，對於一些有社會福利，但競爭力主要來自於民營企業能夠適應環境，並隨時進行結構調整的國家（如荷蘭、德國）來說，匯率似乎從不會是個大問題。然平心而論，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在美、歐間物價膨脹率穩定且接近的情況下，6 年來雙邊匯率波動幅度竟高達 60%（從 1 歐元兌 0.82 美元到今天兌 1.36 美元），的確值得雙方貨幣政策機構省思共同合作穩定匯率的必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學者常會用所謂「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表達經濟先進國與後進國維持密切經貿往來，可能對前者經濟成長與就業的負面影響。但這個理論並非動態，沒有考慮到後進國在交流過程中的快速成長，會對先進國產生反饋效果，即便失業會因此上升，但進口物價下降將會提升其福利。換言之，後進國影響先進國的就業機會，雖會成為大選時的情緒性議題，但未必會影響長期政策走向，因為歐洲專業分析對政策影響極大，東擴利弊孰輕孰重，自有其評估。曾有人稱歐盟與貨幣同盟不會崩解，理由在於歷經數十年努力，不可遽然放棄，這樣的說法不符合經濟學有關沉入成本與經濟決策的理論。其實，重視長期目標與經濟利益，應是比較重要的。

參、法國所面臨的政治與外交問題

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沙柯吉上任後也面臨一堆問題，尤其是如何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同時確保法國在國際事務上的獨立性，皆屬當務之急。雖然沙柯吉與前總統對於美國出兵伊拉克一事的立場相左，但在承繼自戴高樂總統時便建立的獨立自主外交精神，「以法國利益為重，聯歐抗美」，已成為法國外交的金科玉律。

沙柯吉縱使與前任總統外交觀點不同，但總是大同小異，不可能有太多出入。沙柯吉在 2003 年表示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在 2006 年以席哈克的內政部長身分訪美時表示，在伊拉克問題上可以理解美國為何感到被法國背叛。沙柯吉反對席哈克批評美國的態度，他認為歧見不應惡化成法、美關係的危機，至於操作上如何維持良好的法、美關係，但不事事聽命於美國，對沙柯吉亦構成挑戰。

美、法在阿富汗問題、伊朗問題、及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問題方面存在歧見。2007 年 4 月被阿富汗塔利班綁架的法國人道救援工作者 Eric Damfreville，因為沙柯吉表示會將法軍撤出阿富汗而獲釋，目前法軍在阿富汗尚有一千名部隊。沙柯吉也不同意美國對伊朗核武問題採取軍事行動，以及忽視東歐飛彈防禦所引發的俄國安全威脅。雙方如何化解歧見，以改善美、法關係和維持法國在國際事務的獨立性，正考驗沙柯吉的智慧。

總而言之，法國不會即席、自動、無條件的支持美國在國際社會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沙柯吉（不分左右派總統）當然對戴高樂設定的「偉大」法蘭西情結不會改變，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全球霸權，在下列議題可能與美國仍有不同程度的差別：

- 對中東阿拉伯的親以色列政策及對伊朗政策；
- 全球反恐大戰略相同，但預防及報復手段則有差別；
- 反對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
- 反對北約在東歐安置飛彈，牴觸俄羅斯安全；
- 加強對中國關係，友善親近；
- 誓言將以「反地球暖化」（如進口貨物生態傾銷稅）為外交第一戰鬥目標。

肆、法國新歐洲政策走向

相較於其它 11 位總統候選人，沙柯吉的保護主義色彩算是最淡的，但仍企圖避開高稅、高社會福利和高環保標準，以免導致企業外移到成本較低的歐盟東歐會員國，這對東歐的經濟發展不

利。

自 2000 年修憲後，法國總統的任期已從 7 年縮減為 5 年，換言之，沙柯吉總統很清楚的認知到，以他 52 歲的年齡，尋求二連霸、三連霸似乎是條不得不走的路，所以，沙柯吉自上台的第一天就已經為連任作準備。法國仍然以德國為最主要夥伴，雖然在 5 月 13 日已見過英國首相布萊爾，但沙柯吉在總統交接日當天便前往柏林與德國總理梅克爾見面，討論歐盟憲法條約何去何從的積極態度便可見其端倪。

沙柯吉在選前就表示將推動兩年前沒通過法國公投的歐洲憲法，企圖恢復法德軸心對歐洲政局的影響，沙柯吉建議歐盟採取變通方法，讓各國議會通過精簡版本的歐憲條約，提議「迷你歐洲條約」為否決歐憲困境解套，並且承諾不交付法國公投，以打破目前的僵局。

沙柯吉曾三度訪問中國，他對中國的態度可能會比席哈克稍微嚴厲，原因是沙柯吉在競選期間表示，重視中國的人權問題及有關地球暖化的廢氣排放問題，並呼籲中國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此外，沙柯吉也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因為土耳其的貧窮落後、經濟體質不良和政治不穩定，與歐盟格格不入。此舉引起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呼籲法國，勿破壞歐盟對土耳其的承諾，即根據雙方協商結果，決定土耳其是否可以加入歐盟。

伍、台法雙邊關係

經濟學研究中一項令人氣餒的發現，即是先進國對於後進國的直接投資與金援，常無法改善後者的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幾個較為少見的例子，大概就是台灣對中國的投資，西歐對東歐的擴張，以及最近愛爾蘭的崛起。有趣的是，前面兩個例子除了相對經濟規模不同外（前者為經濟規模小的先進國對經濟規模大的後進國投資，後者則反之），所引發的憂慮諸如經濟成長趨緩、失業率攀高、外勞輸入壓力以及本國高階技術人才外移等等，都十分類似。

法國目前在台灣大約有一百五十家廠商，台灣在法國則不到 30 家廠商，從法國對台貿易呈現出超的情況來看，加強法、台經貿關係對法國而言是有利可圖的。問題是——大環境是否仍允許榮景常在？根據歐洲商會 2006 年 10 月的報告指出，2005 年有 15 家歐洲廠商撤出台灣，2006 年又有 33 家廠商撤出台灣，改在首爾、北京或上海設立據點。歐洲商會擔心，台灣與中國、南韓等強勁成長的經濟體差距正逐漸擴大，不但會影響歐、台貿易，也會影響歐洲外資進入台灣的意願。歐洲企業在台投資超過一百四十六億美元，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台灣如何因應歐洲商會的調整兩岸政策要求，勢將影響歐盟與台灣未來的經貿和政治關係。

雖說法國同時也接受了大量的外人投資，但在法國與其他歐盟國家面對與台灣相同的問題時，觀察法國與其他歐盟國家未來因應相關問題時的政策制定，對於我國思考兩岸經濟政策的方向，應是很有幫助的。換言之，加強我國與歐盟各國對於投資政策的交流與討論，既可增進彼此間政經情勢的理解，亦可借助其經驗，處理兩岸投資貿易相關問題。這樣的交流可以藉由現有的台、法學術交流與交換學者管道，相關部門官員邀訪，以及定期舉辦小型討論會或大型學術研討會來開展，相信這會是我方與法方以及其他歐盟國家均感興趣的議題。